

■关注 北京人艺话剧《雷雨》主演杨立新连发五篇微博指责《雷雨》“学生公益场变爆笑场”一事,激起了很多讨论。本报特邀现场的两位观众谈谈他们的观剧感受。

# 把悲悯与严肃还给悲剧艺术

□宋宝珍

8月22日晚,北京人艺在首都剧场演出曹禺的经典剧作《雷雨》,这是一场低票价的公益演出,台下的观众80%是在校大学生,其余则是中学生。演出之中,观众不时发出嬉笑之声。要知道《雷雨》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剧中三位年轻人的死亡,两位母亲的非痴即疯,宇宙间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人性的悲哀和命运的不公,总之“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居然触动了年轻人的笑神经,“哄堂大笑贯穿全剧”,仿佛猪八戒误入潇湘馆——错置了时空。

24日下午,扮演周朴园的杨立新连发5条微博,困惑于青年观众的剧场反应:“原以为这样一个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的惨烈悲剧,会打动这些生活在幸福中的今天的学子们。令人惊诧的是随着台上剧情的发展,人物关系渐渐暴露,舞台上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繁漪和大小爷周萍的乱伦关系,四凤怀了大小爷的孩子已经三个月了;周冲跑到四凤家里表示爱慕……乃至周朴园向周萍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你同四凤同母你就忘了人伦天性——彻底揭开了兄妹乱伦的残酷事实的时候,台下仍然是笑声阵阵。演到这里,我不禁担心,结尾处大小爷自杀的枪声响起,台下千万不要掌声雷动……”此后,爆笑场的《雷雨》,发酵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剧场事件。

应当指出,悲剧观赏之中有笑声并不奇怪,那种认为悲剧要一悲到底、喜剧要笑到让人岔气的想法,显然早已过时。实际上出于情节演进、节奏安排、心理调节的需要,伟大的戏剧家会愿意在悲剧之中穿插喜剧成分,《哈姆雷特》中的掘墓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老妈妈,身上都带有喜剧性。《雷雨》之中鲁贵的庸俗话术,他与大海的直接冲突,周萍在乱伦忏悔后对繁漪说,“你不承认是父亲的妻子,至少我还承认是父亲的儿子”,都能让观众发出会心的微笑。

如果《雷雨》演出中观众的笑声是符合情境需要的,是自然而然生成的,恐怕演员不会觉得怪异、难堪,并且有挫败感,媒体也不至于不断探讨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好的戏剧氛围本来需要演出者与观赏者共同创造,但是这样一种没事找乐的姿态、嬉闹取笑的心理,本身就是观赏关系的扭曲,审美观念的对峙,情感认知的怪癖。

中国的传统戏曲起源于瓦舍勾栏,迎合市民的观赏心理成为演出习惯;而西方戏剧起源于酒神祭典,旨在创造一

种神性的仪式感。在希腊文中,“戏剧”(drama)和“仪式”(Romenon)紧密联系,悲剧是对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对人的心理带来宣泄、恐惧、净化作用,如果悲剧的仪式感丧失,张力必然遭到破坏,那么悲剧情境便很难达成。因此格洛托夫斯基提出了“神圣的戏剧”、“神圣的演员”的概念。

理想的演出需要理想的观众。然而,笔者在观看《雷雨》时,坐在我前排的一对年轻男女一直旁若无人,左摇右摆,窃窃私语,试想以这副样子看悲剧,怎么可能身临其境,动心动情?进入不了情境便只能作为冷漠的旁观者,于是乎,剧中人痛苦不痛苦,与其有什么关系呢?便是看到故事层面的偷情、乱伦、天意的无情、人性的阴冷,在剧作者那里了不得的严重,在这种人眼里也变得轻飘飘,无足轻重。

如果《雷雨》的笑场成为常态,戏剧爱好者的愤怒理直指向北京人艺及其所谓传统。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8场演出中,只有一场出现爆笑状况,而这一场的观众恰恰是青年学生。作为年轻人,自然代表着现代的趋势和社会的将来,有藐视一切、我行我素的条件,有“青年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的优势,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人生经验的有限、审美感受的新鲜、哲学思考的局限,也是在所难免吧。不然,看到《雷雨》中一个个角色坠入悲剧的深渊,看到他们的灵魂在痛苦里辗转,不说感同身受,至少也该心有所动吧,怎么还能发出连续不断的爆笑?这难道是“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的翻版?还是时代青年大多具有强大神经和冰点心灵使然?80年前一个旧时代的青年在思考生命的局限、人生的惨痛、生存的险境、天道的惊悚,而今,年纪同他差不多的人,不用思想,只用笑声就解构了他当年的心境,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思考这个悲剧产生的根源以及在今天的现实作用。

关于为什么发笑,有人说,《雷雨》不过是一个23岁的青年80年前写的老剧本,巧合过多,令人隔膜,何况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请问这世界上有哪一个剧本是完美无缺的呢?《雷雨》的彩排场,连过道里都挤满了观众,还有人潮不断向剧场涌,这本身就显现了经典剧作不朽的艺术魅力。说什么“与其膜拜经典不如挑战经典”,挑战未尝不可,也要先了解自身的实力再说,就算矮子站在巨人肩上,你也得有爬上巨人肩膀的能力,否则,站在巨人脚下谩骂生气,只能



暴露自身的狂妄无知。如果明知巨人在侧,却故意无视冷漠,还要斜着眼睛喊几声“你算什么?”这不就是一个当代版的阿Q吗?

也有人说,观众的笑声来自演员表演的舞台腔和程式化,认为那种样子的表演跟生活本身有距离。这显然是将生活与艺术混为一谈。艺术源于生活但必须高于生活,否则我们在大街上看市井闹好了,何必走进剧场欣赏戏剧呢?日本的歌舞伎,演员从花道上场,慢慢腾腾走到舞台中间,大约需要六七分钟,我们精明的观众是不是该嘲笑那做作的艺能?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中,男主角对女主角吟唱“你那冰凉的小手”,我们是不是也要笑话一下女演员那硕大的体型?世上没有人无聊到只用脚尖走路,那么我们对芭蕾舞怎么看,也该笑笑个不停?欣赏不同的艺术,应当摸索不同的门径,何必方枘圆凿、胶柱鼓瑟?艺术欣赏本来需要学习、积累、提高,然后触摸门径、登堂入室、融会贯通,感知其中的奥妙。公益场的演出,其初衷是好的,但是,让初进剧场的青年人自己摸索艺术门径,这又是值得探讨的,艺术欣赏不仅仅依靠感官本能,更依靠感性与理性的有机交融。这样的本领需要有经验的观众的熏陶与引领。

年轻观众在《雷雨》演出中的笑声,其实也暴露着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弊端,当道德底线不断下滑时,贪官背后,情妇成串,天上人间,媚门半掩,只有欲望的奔涌,何来人性的尊严?满眼寡廉鲜耻,何来人性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雷雨》中兄妹之间无法自知的恋情导致的乱伦,以及由此带来的羞耻、绝望,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已经丧失了惊悚恐惧之感。周冲暗恋四凤,居然还说“我们拉拉手吧”,是否也显得萌萌哒,可笑复可怜?在仇富心理作用下,周萍、周冲之死,或许还令人生出“你也有今天”的快感?新世纪以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泛娱乐化的轻松小喜剧流行开来,认真与庄重的情感已经离我们很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搞笑就惬意”,这似乎成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到剧场里找笑点,也就成为了某些年轻人的习惯。然而,笑是动物都具有的本能,而思考却是人类才具有的天性。

悲剧是人生模式的预演和寓言,因此我们应当让心灵在麻木和冷漠中尽快苏醒,把悲悯、恐惧、庄重、严肃这些正常的人类情感还给悲剧艺术。一个人能够笑,说明其心态放松,但无缘由、不顾忌的笑,就是呆傻的表现。至于在悲剧里笑,则是令人遗憾的庸俗无聊的事情,因为这起码缺乏个人修养、缺乏对艺术家和悲剧艺术的敬重。

其实也暴露着当下社会文化环境的弊端,当道德底线不断下滑时,贪官背后,情妇成串,天上人间,媚门半掩,只有欲望的奔涌,何来人性的尊严?满眼寡廉鲜耻,何来人性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雷雨》中兄妹之间无法自知的恋情导致的乱伦,以及由此带来的羞耻、绝望,在某些人看来,或许已经丧失了惊悚恐惧之感。周冲暗恋四凤,居然还说“我们拉拉手吧”,是否也显得萌萌哒,可笑复可怜?在仇富心理作用下,周萍、周冲之死,或许还令人生出“你也有今天”的快感?新世纪以来,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泛娱乐化的轻松小喜剧流行开来,认真与庄重的情感已经离我们很远。“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你搞笑就惬意”,这似乎成为文艺创作的出发点。到剧场里找笑点,也就成为了某些年轻人的习惯。然而,笑是动物都具有的本能,而思考却是人类才具有的天性。

悲剧是人生模式的预演和寓言,因此我们应当让心灵在麻木和冷漠中尽快苏醒,把悲悯、恐惧、庄重、严肃这些正常的人类情感还给悲剧艺术。一个人能够笑,说明其心态放松,但无缘由、不顾忌的笑,就是呆傻的表现。至于在悲剧里笑,则是令人遗憾的庸俗无聊的事情,因为这起码缺乏个人修养、缺乏对艺术家和悲剧艺术的敬重。

7月22日演出那天,我就在现场;不可否认,学生观众们的确是笑了,但其具体情形,恐怕与大家的想象有所不同。

首先我想要还原一下当晚演出的几个主要笑点。最主要的“笑点”,无疑集中在二少爷周冲身上。话剧一开始,就是周冲登场;手握网球拍,脚踏白长袜,蹦蹦跳跳地呼唤四凤。这一个亮相,当时就把观众逗笑了。此后周冲也不时引来笑声;例如“分一半学费给四凤”的请求还未出口就被父亲吓了回去;再如得知四凤与哥哥相爱,自己却“祝他们幸福”一段。

鲁贵身上也有笑点。例如在自己家中一段,鲁贵先是牢骚满腹大夸特夸,后被愤怒的鲁大海用手枪一吓,瞬间变了孙子——这一处满场笑声。

还有几处笑声集中在话剧后半段。印象深刻的有两次:第一次,周萍翻窗与四凤幽会,繁漪突然出现在窗口,把窗户从外面反锁上了。第二次则在最后,繁漪叫出周朴园,周朴园让周萍认母:“不要以为你同四凤同母你就忘了人伦天性”。

平心而论,剧中这几处笑声,其实并非不可接受。观众笑周冲,是因为他“萌傻怂”的形象设定。试想一个发育健全、身形庞大的小伙子,以一种“很傻很天真”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观众笑一笑,难道很奇怪吗?至于笑鲁贵,则是笑他的劣根性,这样的笑声,我想绝不至成为冒犯。

需要重点解释的是后两处笑声。周萍幽会四凤一段,刚刚经历了四凤下毒誓不见周家人的情节,周萍就猛然跳出,舞台声光电极为到位;紧接着繁漪伴随着电闪雷鸣突然幽灵般出现在窗口,观众已经不是“惊到”,而是“吓到”了——我身边好几位女生甚至发出了尖叫。在这种情况下,观众在剧情稍稍缓和之后发出笑声,其实是对刚才“失态”的掩饰,也是平复情绪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是经常见到人在虚惊一场之后发笑吗?在此意义上,此处的笑声,恰恰证明了此前表演的到位。

至于“认母”一处,当时繁漪叫出周朴园,是想要抖出周萍与四凤之事;谁知周朴园误以为繁漪要爆的料是鲁侍萍,于是干脆把关系全抖了出来。在这里存在一个剧中人信息不对等的问题:甲说的是A,乙说的是B,阴差阳错,谬之千里,这样的情节设置方式,历来为喜剧所惯用。观众为之一笑,其实也可以算是正常的反应;而尤应说明的是,这一处,发笑的观众其实数量不多。

有意味的是,杨老师指出,以往的《雷雨》演出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笑场情况。在我看来,这里其实暗藏着一道“审美方式”的“代沟”。对“90后”观众来说,“笑”其实是他们面对话剧作品、乃至面对生活的重要方式,其内涵颇为复杂。曹禺先生写作《雷雨》时23岁,跟今天的“90后”年龄相仿;然先生身处乱世,一腔反抗激情,故有《雷雨》之悲愤激愤。今天的“90后”却处在一套成熟稳定的社会规则之中:考学、就业、买房、结婚……一步也差池不得。就话剧艺术而言,“黑色幽默”已成了面对现实焦虑最有力的表达方式。看《雷雨》一周前,我刚好看了在青年话剧爱好者中评价极高的小剧场话剧《枕头人》。那也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其中有很多黑色幽默元素。现场观众笑声不断,却丝毫没有影响作品整体的悲剧气氛;看完之后,有观众坦言“笑得很开心,看得很沉重”。

是的,笑与泪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有的时候,“笑声”可以是“掌声”的一种。他们只是把这种“笑+泪”的审美惯性带到了人艺的演出现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雷雨》缺乏尊重。我本人在大学校园中多次出任话剧主演,有一次演契诃夫的《论烟草有害》,演出中笑声不断,但结束后有观众对我说,“有一刹那,眼泪差一点就出来了。”有趣的是,我们的《论烟草有害》恰恰是参考了何冰老师在人艺小剧场的演出。《雷雨》同样如此。我曾留意过身边观众的表情:他们可以在前一秒发出笑声,但下一秒,就会在悲剧的预兆中紧张地捂住嘴巴。而且大多数观众对何处能笑、何处不能笑有自己的判断。杨立新老师在微博里说,很担心大小爷自杀的时候台下会掌声雷动。对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一处,我没有听到任何笑声或掌声。我想,假若有人在这里笑了,多半会被自己的同伴扔出剧场。

“笑声”和“笑场”并不能简单等同。我看到有人抨击说学生把人艺剧场变成了菜市场,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臆想。菜市场除了哄哄还应该有叽叽喳喳,演出现场绝对不是这样。诚然,现场有时会发出笑声,但更多的时候,观众的状态是“屏气凝神”——他们被巨大的悲剧震慑住了。偶尔的笑声不足以取消屏气凝神的状态,正如再多的笑声也未必能掩盖泪水。

最后我想要回忆当晚的几个细节,它们足以说明学生观众们的心意和热情。第一,演员谢幕时,前排一位女生太过激动站了起来,结果身后观众急了,一遍遍要求她坐下——他们希望把自己的掌声和敬意毫无阻碍地送给演员。第二,散场时候,我听到不止一个人讲,演得真好,早就看过剧本,但还是被震撼到了。第三,帮我买票的同学对我说,知道我在这票排了多少小时的队吗?你得请我吃饭。然后他补了一句:“明天《四川好人》学生场又要卖票了,我还是一早就去排队,要不要帮你买张?”

# 我感受的《雷雨》笑场

□李壮

第七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高峰论坛暨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自2008年以来,由国家文化部主管的“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作为国家级的青年艺术盛会,已经成功举办六届,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都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填补了我国缺少以“青年”为主体的大型国际艺术交流活动的空白。第七届“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由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主办。据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助理时坚东介绍,青年周活动将于8月12日至31日举行,内容共分7个板块:开幕式、演出、主题论坛、高校展演、展览、分会场板块和闭幕式,将有演出、展览和讲座项目81个,共计494场活动与观众见面,其中,演出68台,展览和讲座13台。此次活动的参与高校也创历届之最,包括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13所知名高校将积极参与开幕式、演出和歌剧展演等活动。“国际性”和“创新性”在本次活动中有重要的突破,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2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500名的艺术家,将带来各自拿手节目亮相中国舞台;同时,文化与科技融合,文化与周边产业融合所产生的各类新兴文化艺术形式和内容,都是本届青年周所重点关注和呈现的对象。

由于本届青年周活动十分注重整体性,所以在地域分布上,以北京主会场为核心,选取了上海、广州、厦门、西宁、兰州、济南、德州等七大分会场互为补充。活动现场,组委会向广州大剧院、山东省大剧院、上海大剧院、甘肃大剧院、青海大剧院、厦门闽南大戏院和德州大剧院授予“青年艺术家交流与实践基地”证书,以表彰他们在青年艺术事业发展中的突出贡献。(任晶晶)

## 独角戏《花心小丑》聚焦小人物的奋斗历程

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90后”戏剧新锐力量打造的独角戏《花心小丑》将于8月7日至10日登陆国家话剧院小剧场。该剧由李宝群编剧、查查导演,单冠朝主演。剧作发生在雪花飞舞、寒风凛冽的冬季,讲述了城市森林中一个骑着自行车给人送花的小丑“花心”的独特经历。谈及排演初衷,查查表示:“我们都在谈戏剧的功能,戏剧到底要展现什么,呈现什么?简言之,戏剧作品是要给我们一些思考的,这年头思考已经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戏剧就是要逼着你奢侈一回。”该剧是一部贴近小人物生活和反映

当下都市苦乐的作品,展现了新一代戏剧人对奋斗的理解、对现代人的独特描摹。

作为一部独角戏,《花心小丑》在视觉呈现和戏剧结构上给演员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为此,查查加入了多媒体呈现,在极光的舞台处理中,帮助演员表演描绘出都市生活光怪陆离的街景和复杂场地的变化。剧中,“花心”骑着都市大街小巷中的表演,将在空的舞台上与多媒体交相呼应,让观众身临其境。此外,剧作给予演员很大的舞台创作空间,届时单冠朝将为观众呈现一个“史上最有律动感舞王”的小丑。(徐健)

## 中国篆刻艺术院第三届院展暨国际邀请展举行

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金石永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第三届院展暨国际邀请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参展作者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为主,兼及港、澳、台地区和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杰出篆刻家100余位。参展作品既代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的创作水平,也代表了当下篆刻艺术整体的创作水准。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突破了以往单一展示篆刻作品的形式,增加了参展作者的书法作品,展示篆刻与书法的紧密联系和篆刻家坚实的书法功底;增设了篆刻作品设计草稿的展

示,便于篆刻艺术爱好者清晰地了解篆刻创作过程;在国际邀请展展厅专门设立了各国印文化工具体展示区,展示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印谱、印材等工具;还设立了钮制作品的展区,表现篆刻艺术“印章美、印钮美和印材美”的“三美合一”,传达篆刻艺术的立体美感。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成立于2006年。2007年,中国篆刻艺术院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设立了第一个篆刻艺术硕士点,招收了中国第一批篆刻艺术硕士生,标志着中国篆刻艺术开始着力于艺术学科的构建。(徐健)

## 第一支国家级摄影专项基金设立

中国摄影艺术发展专项基金签约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该基金全称为“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摄影艺术发展专项基金”,是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的摄影专项基金,由中国摄协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共同发起成立。今后,基金将重点资助国家级重大摄影文化项目的实施;表彰对中国摄影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摄影家、理论家、评论家等;资助重要摄影出版物项目,

推动优秀摄影作品的传播,推进摄影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资助优秀摄影作品创作、典藏、展览展示;资助对外摄影文化艺术交流,推进中国摄影文化走出去;开展群众摄影培训,推动摄影艺术的普及和推广等。据悉,“中国摄影艺术发展专项基金”为全国性公募基金,将广泛争取海内外热爱和关心中国摄影发展的团体、企业和个人支持与捐赠。(摄文)

## 中国儿童戏剧节迎来“台湾周” “猪探长”率先带领小朋友破案



正在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日前迎来了“台湾周”,两部来自中国台湾的优秀儿童剧——台北如果儿童剧团的儿童歌舞推理剧《猪探长秘密档案之统统不许动》和台湾六艺剧团的经典亲子剧《孔融不让梨》,先后亮相儿童舞台。声影交错的豪华剧院里,舞台上盛大演出《灰姑娘》的故事,帅气的王子牵起了美丽的灰姑娘,钟声响起,灰姑娘逃走了,只留下一只玻璃鞋……“啊!”突然出现的尖叫声回荡在剧院里,发生什么事?南瓜没有变回老鼠,王子却死在台上。是谁在所有观众面前杀死王子?警察对这宗奇案束手无策,请来侦破众多悬案的“猪探长”出马。长得一副猪头样的猪探长,却有缜密的思维、敏锐的眼睛和无比的勇气,他将带领现场的小朋友揭开案件的真相……

据介绍,该剧是华语戏剧第一部儿童推理舞台剧。演出的表演区域从舞台扩大到观众席,甚至整个剧场,除了台上角色,现场观众也成了目击证人,让孩子们能随着剧情的发展,发挥自己的观察力与想象力,抽丝剥茧,和猪探长一起推理、找出凶手。同时,剧中还穿插多场歌舞表演,各种曲风的音乐贯穿全剧,加上多媒体技术和舞台效果,让观众不只看到舞台上发生的事,还能打破顺时叙述方式,跟着猪探长和助手花生回溯破案过程。演出期间,台北如果儿童剧团还举办了儿童戏剧工作坊“儿童剧场表演 workshop—小侦探大眼睛”戏剧体验活动。(徐健)

## “上下五千年”公益项目在京成立 电视剧《姥姥教我弟子规》正在拍摄中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青少年儿童营造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香港金色睿德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格里芬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的“上下五千年”公益项目,7月27日在京正式成立;同时举行了30集电视剧《姥姥教我弟子规》拍摄新闻发布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文化部、教育部、各大新闻媒体的同仁齐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启动了“上下五千年”项目彩球。《姥姥教我弟子规》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上下五千年”项目办公室、香港金色睿德国际教育集团和北京格里芬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品,由北京格里芬影视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广播电视台现代教育频道《新闻小主播》

栏目共同制作的30集国学系列剧。该剧是以家庭生活为背景的国学情景剧,旨在为小学年龄的孩子们开设一个学习品德的课堂,以轻松幽默、亲切生活的方式呈现。以一位姥姥和两个孙子之间的日常生活为底色,在其中有机地穿插既定的《弟子规》中的相关内容,每集在姥姥的引导下围绕集中的主题进行学习。而具体地对于《弟子规》中思想的阐述则以后“古代模拟课堂”授课的方式讲授。古代部分是现代部分当中姥姥给两个孙子所讲述的一个故事。该剧日前已在北京开机并完成了古代部分的拍摄,正在进行现代部分的拍摄。据悉,12月将在北京举行“上下五千年”跨年晚会暨《姥姥教我弟子规》首映礼。之后出品单位还将把《道德经》《论语》《三字经》等搬上荧屏。(艺文)